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劫餘灰

### 第五回 禍起蕭牆惡人施毒手 羈身暗室淑女投縵

且說公孺、小翁二人相見之後，各各融動心事。小翁便問公孺為甚事到香港，公孺道：「前天聽見說，有人曾在香港遇見不肖子，因此趕來打聽。誰知茫無頭緒，只得回去。」小翁到此時，也忍不住反過手，把藤椅移近一步，悄悄的把婉貞失去之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我這劣弟，乾下這等事，本無顏再對老親翁。今日在此，無意相逢，小弟不能不從實說出。只好等我尋著劣弟時，親身扭送府上，聽憑老親翁送官懲治罷了。」公孺道：「這個或者不關令弟之事，是船戶拐走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小翁道：「他預先把房子也賣了，如何不是他乾的呢？」兩人相對愁歎。此時輪船早已開行，到夜深時，各人都就坐在椅上打盹。及至天亮，已到了省城，二人就同僱一隻快艇回去，再為設法尋訪。不提。

且說仲晦，那天撇下了小翁，匆匆走到碼頭上。忽見有一大堆人在那裡打架，一片喧嚷之聲，只叫打！打！打！不知為了何事。便借此機會，跳上船來，叫道：「岸上白晝打劫，快點開船。」船戶即刻拔篙抽跳，一篙點開了船。仲晦方才走到艙內，問道：「羅漢鬆送來了麼？」趙氏道：「送來了，放在後梢呢。」婉貞道：「叔叔，我父親呢？」仲晦道：「他忽然想起了，忘了拿甚麼東西，叫了一隻快艇趕回去了，交代我先開船，他隨後仍叫快艇趕來。」婉貞心疑，問道：「忘了甚麼東西，這般要緊？」仲晦道：「你父親生性古怪，誰敢多問他。」婉貞心中不勝疑慮，坐在艙中，悶悶不樂。看看走至傍晚時候，還不到省城，欲待問仲晦時，他卻在前艙睡熟了，鼾聲不息。再過一會，那船便停住了，在一個碼頭上泊定。婉貞以為到了，便欲叫醒仲晦，趙氏連忙止住道：「姪女，不要叫他。他方才吃了酒的，他的酒脾氣很壞，若叫醒了，要亂罵人。你聽這碼頭上人聲嘈雜，他自然睡不安穩，不久就要醒了。」婉貞無奈，只得依他，倚在船窗上閒眺。忽然一個船戶在船舷上走過，婉貞因問道：「可是到了？」船戶笑道：「小姐說的好自在話，若是這半天工夫可以到了，我們就該發財了。」婉貞聞說，心下大疑，也不顧趙氏，走到前艙，連叫幾聲叔叔。仲晦醒來，問是什麼事，婉貞道：「我們這船，足足走了一天，為甚還不到省城？此刻又停住了。」仲晦揉著雙眼道：「你到省城作甚麼？」婉貞大驚道：「叔叔不說到省城外婆家去拜壽麼？」仲晦笑道：「你原來不知外婆早搬到肇慶去了，我們此刻到肇慶去呢。」婉貞又大驚道：「怎麼一向沒有說起？今天早起下船的時候，我父親還說是到省城呢。」仲晦道：「你父親向來只知道講理學，外面的事他何曾留心。」婉貞聽了，默默無言。這一夜在船上翻來覆去，何嘗睡得著。

到了次日，又走了一天。婉貞問道：「到底幾時可到？我父親說趕來，他不要趕到省城去呢。」仲晦道：「臨分手時，我告訴過他。你只管放心，他用快艇來，或者路上彼此看不見，他還比我們先到呢。」婉貞道：「到肇慶要走幾天呢？」仲晦道：「不然兩天就可以到了，此時西江水發，沿路都是逆水，走起來看罷咧。」婉貞聽說，十分心焦，然而看著是自己胞叔，諒來沒甚歹意，暫且寧心等待。如此曉行夜泊，足足走了六天，走到一個所在，十分熱鬧，河面帆檣林立。說是到了，那船靠岸泊定。仲晦走到岸上，去了許久，同了一個老婆子來，說是外婆打發來接的。那老婆子著實看了婉貞一會，卻又沒有言語，又不行禮。婉貞一面梳頭理髮，沒做理會。仲晦又去了一會兒，那老婆子說是去叫轎子的了，也起身去了。又過了一大會，看看太陽將近要下山了，仲晦又和那老婆子同來，說是轎子叫不著，只好用小船搖到城裡去了。婉貞不知所以，便要同趙氏同行。仲晦道：「你嬌嬌還要看顧行李，外婆聽說你到了，喜歡的不得了，叫你先去一步，他要緊等著見你呢。現放著我家的老媽媽來接你，你就先去罷。」婉貞此時，心下大疑，卻又身不由主，只得帶了杏兒，跟著那老婆子走出船頭。

早有一隻小船在旁邊等候，老婆子攬著，跨了過去。坐定，那小船便搖了開去。婉貞問道：「老太太一向可好？」那老婆子不答。婉貞心下愈疑。只見那小船搖不多時，便在一隻大船旁邊泊定，說是到了。那老婆子便叫婉貞過去，婉貞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我不去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你好自在。到了這裡還由你做主嗎？」說著伸手來扯，不由分說，拉到了大船上。只見艙裡面迎出來四五個油頭粉面的婦人，同聲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那老婆子也不理會，走到中艙，當中坐下，便叫拿皮鞭來，先打三十下入門鞭。婉貞此時，胸無主宰，也摸不著是甚麼路數。只見一個粉頭，遞過一根皮鞭。老婆子提在手裡，喝叫婉貞跪下。婉貞道：「這裡是甚麼地方？你是甚麼人？我叔叔為甚麼送我到這裡？你為甚麼要打我？你且說個明白。」那老婆子提起皮鞭，沒頭沒臉的打了一下，罵道：「這賤丫頭，好沒規矩。放著媽媽不知道稱呼，滿嘴你啊我啊的。老娘化了雪白的銀子買了你來，難道消受不得你一聲媽媽？」說著，又是一鞭。婉貞大怒道：「是誰賣了我來？你帶我到叔叔那裡講去。」老婆子也怒道：「說好自在的話，到了這裡，還由得你回去。你這賤人，若不給點手段你看看，你不知老娘利害。」說著舉起皮鞭打來。婉貞大怒，奪過皮鞭，也沒頭沒臉的打去，嚇得一眾粉頭齊聲發喊。後梢走出兩個男子，將皮鞭奪過。老婆子十分大怒，喝叫綁了，兩個男子上前把婉貞掀翻在地，反綁了手。老婆子狠狠的打了四五十鞭，婉貞閉著雙眼，由他打去，卻並沒有半句求饒。老婆子打罷了，叫拉去後梢，不許給他茶飯，看他倔強到幾時。

婉貞此時，心如槁木死灰，只求速死。所以雖是打得皮開肉綻，卻並不覺痛苦，也不哭泣。眾人把他推到後梢，他只閉著雙眼，默念叔父無良，將我拐到此地，此時父親不知如何著急。又念到當日初定婚姻，即走失了夫婿，此時自己也落於歹人之手，真是夫妻同命。但不知他走失，可是遇人拐騙，可受我這種苦。一時之間，萬念交集，倒不覺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直至日落西山，滿江燈火時，前艙外面，管弦嘈雜，笙歌聒耳，婉貞還是嗚咽不休。

忽見那老婆子手執皮鞭惡狠狠的走進來，也不說話，沒頭沒腦的又是二三十皮鞭。打完了，才發狠罵道：「外艙有客吃酒，你這賤人敢在這裡啼哭，擾亂客人清興。」婉貞聞言，索性放聲大哭。那老婆子恨的無法可施，舉起皮鞭又打。婉貞一面哭，一面高叫救命，急的老婆子沒法，叫過兩個男子，扯些破布之類，把他嘴堵住。可憐婉貞一個荏弱女子，何嘗受過這等折磨。這一夜，淒淒楚楚的捱一刻似一年光景。及至夜靜更深，外艙轟飲已畢，便人聲寂然，只聽得窗外水聲淙淙。默念不如赴水求死，爭奈被他縛住，不得動彈。如此捱了一夜。

到天色微明時，那老婆子便進後艙來，指揮兩個男子將婉貞拉至岸上，推入一乘小轎，裡面用繩縛住，抬起來便走。婉貞此時身不由主，口不能言，況且路上又沒有行人，只得由他抬著去。一路上，自己留心，察看這地方是甚麼情形。只見沿岸一帶多是木行，轉彎抹角走了三四里路，便進了一座城門，又走不多路，便到了一家門首。轎子歇下，那老婆子忽然從轎子後面轉到門前，叩了兩下，裡面便有人開了門。那老婆子便拉了婉貞出轎，推到門裡去，後又把門關上，掄起一根木棒，沒頭沒腦的一頓打。打罷，喝叫關起來。隨有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婦人出來，連拉帶勸的，把婉貞送到一間暗室裡去，反手把門扣上。歇了一會，那婦人又復推門進來，問長問短的，要和婉貞說話。可憐婉貞，此時已是死去活來，躺在地上，只剩了一絲之氣。那婦人代他把繩鬆了，扶到一鋪板牀上睡下，已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那婦人取些開水來，灌了兩匙，仍復出去。過了一會，婉貞慢慢痛定，甦醒過來。只覺得眼前漆黑，正不知是何所在，心中無限淒楚。因自己立定一個念頭，要尋個自盡，了此殘生。定了主意，倒不去思前想後，反覺得心下澄清。

到了晌午時，忽見那婦人捧了一碗薄粥進來，叫道：「姑娘辛苦了，隨意喝一口兒粥湯罷。」婉貞要待不理他，因轉念自己因何到此，此處又是甚麼地方，就是死了，做鬼也還糊塗，不如趁此問他個明白。因搭訕著道：「我此刻也不飢不渴，你請便罷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聽說你昨夜並沒有吃飯，我婆婆交代說要餓你三日。是我不忍，將些粥湯來給你，你如何倒不要吃些。」婉貞道：「就餓三十日也不妨，惟是我因何到此，此地又是甚麼地方，請你明白告訴了我，我便死也瞑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難道你自己倒不知道麼？」婉貞道：「委實我一些也不知道。」那婦人搖頭道：「你父親賣你，難道不先和你說過的麼？」婉貞詫道：「我父親何嘗賣你，難道不先和你說過的麼？」婉貞詫道：「我父親何嘗賣我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是我婆婆今天早上，送你到家

來說起。說你是廣東人，你父親因為連年與人家打官司，把家產都打窮了，沒奈何要賣了你作訟費。」婉貞聞言，明知這是自己叔父的詭謀謊話。因又問道：「然則為甚麼賣到你家來？此處究竟是甚麼地方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你父親因為實在廣東，恐怕辱了體面，才帶你到這裡梧州來賣。」婉貞吃驚道：「這裡已是梧州了麼？可是廣西地界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正是。這裡城外沙街一帶，多是木行與及大字號。我家在三岔河，置了三號花船。我婆婆是著名的阿三姐，手下買了十三個女兒，學會了吹彈歌唱，往來的都是富商大賈。今日買了你，是第十四個了。今早我婆婆來說，你比那十三個都好。叫我勸得你順從了他，自然另眼看待。依我說來，順從了也好，從前買來那些姑娘，初來的時候，也都和你一般，不肯依從，後來落得受了千磨百折，無可奈何，依舊是從了他。你想這不是白白吃苦麼。說起來，我們門戶人家，像是很下賤的。要知道，做姑娘的一天從了良，每每比三書六聘的，還要遂心。須知在家嫁人，不過憑著媒人一面之詞，姑娘們從良，盡著自家揀擇，憑要甚麼家當富厚的，年紀輕的，相貌好的，都由你選到滿心滿意。嫁了過去，生兒育女，兒子長大了，做了官，一般的是誥命夫人。只怕在家做千金小姐，許配的人家也不過如此呢。」婉貞聽了，默默不言。暗想好狠心的叔父，憑空將我陷到這個所在，好叫我此時生死不能自主。父親此時，更不知為了我著急到甚麼樣子。叔父賣了我，不知可還回家去，他見了我父親，不知拿甚麼話來搪塞。老弟兄兩個，更不知如何吵鬧。想到公公婆婆，已經失了兒子，又失了媳婦，更不知怎樣愁苦。一時心中猶如亂絲一般，既不是酸，亦不是苦，只呆著臉出神。忽聽那婦人又道：「千拗萬拗，到底還是要順從的，白白捱幾天餓，捱幾頓皮鞭木棍，何苦呢。我勸姑娘還是早點回轉心意，依從了他。只要客人們看得中，生意好，你要吃的，要穿的，怕他敢少了半點兒。姑娘，你還是自己打主意，不要白討苦吃。」

看官，若是別的小說，敘到婉貞這等知書識禮的人，聽了那婦人這些不入耳之談，少不得要說他甚麼柳眉倒豎，杏眼睜圓，寫得他那種三貞九烈，凜乎其不可近的了。在下這部小說，卻是句句實話，件件實事，並不鋪張揚厲的。所以，還是照著實事說實話。

那婉貞小姐聽了這一番言語，猶如沒有聽見一般，到後來，聽到他「自己打主意」一句，卻暗暗點頭。想道，我此時已是落在歹人之手，插翅難飛，若不是自己打主意，還倚仗誰給我主意呢。想罷了，默默無言。那婦人仍舊在旁邊咕噥了一大會，放下粥湯自去，只剩得婉貞一人，獨自悲苦，把他那自己打主意的一句話，翻來覆去的想，卻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來。不覺捱過了一日。那婦人也進來過兩三次，用些不相干的言語去勸慰，婉貞勉強支持著疼痛，兀自坐著，待理不理的，由著他去搭訕，只不開口。

到得晚上更深時，那婦人反鎖了門，自去睡了，連一盞油燈也沒有留下。漆黑的一所空房裡面，只留下一個苦命的婉貞。千思萬想，除了尋死的一條路，再沒有別的主意好打。只是我糊裡糊塗，死在這裡，沒有別人知道，豈不是冤沉海底。況且我父親也未知我的下落，還要疑我隨波逐浪到那裡去了呢。然而事到其間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待至夜靜時，恰好半鉤殘月，破窗而入。婉貞思量，沒有死法。早間他們原是用繩子捆我進來，本來大可上吊，無奈此時，繩子已被他們收去了。滿屋漆黑，雖有些月影，也看不出有甚麼東西來。呆想了半晌，遠遠聽得樵樓上已交五鼓。心中一急，急出一個主意來。此時身上穿的只有兩層夏衣，因將裡衣脫下，用力撕成條兒，就把這條兒，把褲子緊緊束住，替出褲帶。左右審視，只有門頭上可以弔得，便先將門門上，取過一張椅子，站了上去，把褲帶扣在門頭上，打成了圈套。不覺一陣傷心，暗暗叫道：父親，女兒從此不能侍奉膝下了，又暗暗叫道：陳郎，我因誤入歹人之手，墮落煙花，義不屈從，今夜就命，所以報一聘之禮。陳郎啊，陳郎！他日榮歸續娶，薄命人只怕已經肉盡骨枯的了。想到這裡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幾乎放聲慟哭。聽到樵樓已交五更三點，不敢耽擱，將頭套入圈內，雙腳輕輕把椅子踢開。繩圈一緊，霎時間覺得眼前火光迸射，耳中鑼鼓亂鳴，咽喉中結住一口氣，不得上，不得下，迸得週身血脈暴漲。可憐他：

一縷貞魂歸淨土，萬分冤苦墮深淵。

不知婉貞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